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七

憲宗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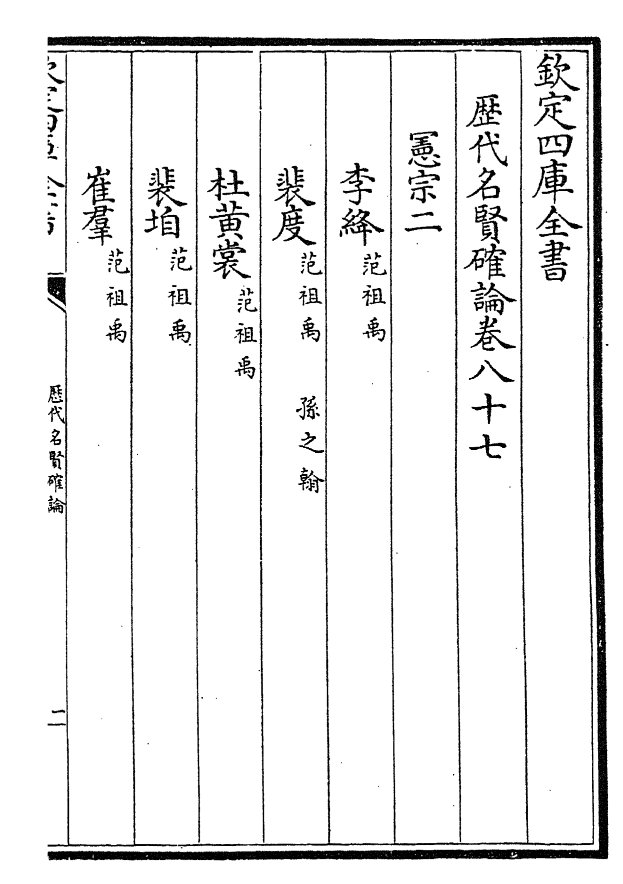
李絳　范祖禹

裴度　范祖禹　孫之翰

杜黄裳　范祖禹

裴垍　范祖禹

崔羣　范祖禹



韋丹杜牧

白居易東坡　子由　元稹

柳宗元荆公　東坡　昌黎

李賀杜牧

劉軻白樂天

李絳

范祖禹論上以久旱降德音絳與白居易言乞令實

惠及人曰古之救災必施舍已責逮鰥寡賑乏絶至

漢之時恤民者猶賜之田租後世人君惟赦有罪及有爵而已德澤不加於百姓也絳居易以為欲令實惠及民無如減其租税使憲宗詔令不為空文賢人之謀豈不信哉　又論上畏絳諫罷獵曰書曰自成湯至於帝乙成王畏相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太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夫為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憲宗畏直臣之諫而不敢盤於遊畋其

可謂賢矣　又論李絳罷復以吐突承璀為中尉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其言足以信於君行足以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舍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何以為國之重哉

裴度

范祖禹論度以蔡卒為牙兵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能變獷戾之俗為騶虞之民其後

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歟

孫之翰論用裴度相曰前代已來天子有興治平亂之志而或功不成事不立者明斷不至也以天子之尊有明斷之才何功不成何事不立然當興治平亂之時必究事機詳利害任賢者去時弊數者之類君不能獨討必謀於臣謀於臣未必盡賢不盡賢必有異同之論若辯之不至則惑其事而不行或行之一

姦人沮議則半道而止矣此無他明斷不至也憲宗用裴度為宰相使平寇亂可謂明斷至矣憲宗以河北藩臣竊據之地不奉朝命久矣方有平定之志吳元濟於河南近鎮擅襲兇父之位且放兵四劫遂命將討之鎮鄆二賊同惡相援乞赦元濟之罪憲宗不許但委武元衡經畫其事又得裴度贊其大計鎮鄆賊乘兇忿之心恣行逆計至遣其黨於都下竊發以害元衡及傷裴度中外惶駭曰虞不測獻計者請罷

裴度官以安賊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朕用度一人足以破賊此真英主之言明斷之才也夫能知裴度之賢必能破賊明之至也京師兇賊竊發殺害宰相不能撓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乎不數年誅除宿盜平定兩河盡復高祖太宗之土宇非明斷之才何以至此用兵固難事加六十年叛渙之地朝廷恬於姑息矣一日決計征討止由明斷遂果有功若軍國之事不至如此之難者

天子以明斷行之豈有不成乎　又論罷度相曰憲宗用數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數相中裴度功尤大者惜乎已成大功方在興修治具固太平之業遽為姦人所擠罷去相位何憲宗前日用度之明後罷度之昏也當淮西之叛鎮鄆連謀變起都城宰輔被害時不用度賊勢莫過天下亂矣憲宗既以明斷用度度得盡其才謀經營國事故朝政日修國威日振平淮西服鎮州收淄青四方欣欣再見平世度之大功

如是若久任之貞觀之治可復也但憲宗以世難漸平有侈樂之態姦人皇甫鎛本以聚斂佞媚進用至為宰相度極陳鎛姦惡之狀一不聽納鎛自知公議不容益以狡計固寵會内庫出陳朽物付度支鎛以善價買之用給邊軍致將士大怒焚其所賜度又言之鎛於人主前引足指靴為堅物此真奴僕之態憲宗寵奴僕之人不顧忠賢之奏竟以鎛言罷度相位何昏暗至此蓋憲宗中智可上可下之主也中智之

主當患難則能用忠賢及無事則必悅姦佞用忠賢所以濟已之事悅姦佞且以奉已之欲故前日用度其明在中智之上懼患難之大也後日寵鏄其昏在中智之下見世道之平也又素寵内臣吐突承璀方用事鏄以厚賂結之内外膠固姦計日行故度可罷而鏄不可不寵也度既罷鏄欲專養君以自固恩勢憲宗方蕩然自得謂天下無事惟慮年壽之不永修樂之不極鏄進方士以長生惑之加宦官衆多日益

親寵數月為金丹所誤忿怒不常宦官遂起逆謀矣前日用賢能平天下後日寵姦不能保其身以憲宗中智之主功業已成威福甚盛一日昏惑尚取大禍後之人主功業威福不逮者得不為戒哉

范祖禹論度表皇甫鎛姦幷諫帝建升平業十已八九何自隳壞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

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茍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征而不克何為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杜黄裳

范祖禹論黄裳對憲宗以王者選賢而委任不宜親細事曰鼂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錯之學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

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諛人主至使為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君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為上而行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縣亦不可為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為也黃裳之相憲宗其知所先務哉

裴垍

范祖禹論憲宗任相矯德宗弊垍亦竭誠輔佐賞諫官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為己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之諫其君此愛君之至者也佞相不惟諂諛其主又惡人之諫恐其為己不利此賊君之大者也人主欲知相之賢佞曷不以此觀之乎若垍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任矣

崔羣

范祖禹論羣對帝以玄宗罷張九齡相李林甫為治

亂之分曰天下治亂繫於用人明皇之政昭然可睹矣崔羣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為治亂之所分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韋丹

杜牧武陽公遺愛碑曰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于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

相斂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為理所至人思江西
之政熟於聽聞乃命守臣紇于衆上丹公功狀聯大
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勲員外郎
杜牧曰汝為丹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臣某伏念天
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闢為
章句書生以蜀叛錡為宗室老臣以吳叛其他髙下
其目跂而欲飛者往往皆是憲宗皇帝髙聽古議廣
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

有四年擒獗兇狠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是時凡五徵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名伯治人於陜西名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尼採甘棠江漢之詩絃而歌之列于風雅班固叙漢宣帝中興名臣言治人者亦首述黄霸龔遂次將相下令下明詔刻丹治效令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

白居易

東坡論樂天不欲討蔡曰吴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不可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為非策然不得武裴公二傑事亦未易辦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以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作吾是以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欲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况欲獎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説也

子由曰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胷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葢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然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所附麗者葢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德裕用事樂天適以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歿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閒冷衰病發於詠歎輒以公卿投荒繆死不

獲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閒文饒謫朱崖三絶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邪樂天之賢當為辨之

元稹論樂天之文章曰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為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于激閒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

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富碑記叙事制誥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

柳宗元

王荆公讀柳宗元傳曰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竒才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

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别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東坡曰柳宗元敢為誕妄居之不疑吕温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踰月客舟之道于永者必哌哌然雖子產不至此温何以得之其稱温之弟恭亦賢豪絶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為裴延齡婿者乎宗元與伾叔文交蓋亦不羞於延齡姻也恭為延齡婿不見于史宜表而出之　又

答錢濟明書曰向示非國語之論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為書耳所視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知所云雖多皆此類耳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四維正符之類皆非是云云

昌黎曰子厚名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

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視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類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

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李賀

杜牧論賀文章曰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隴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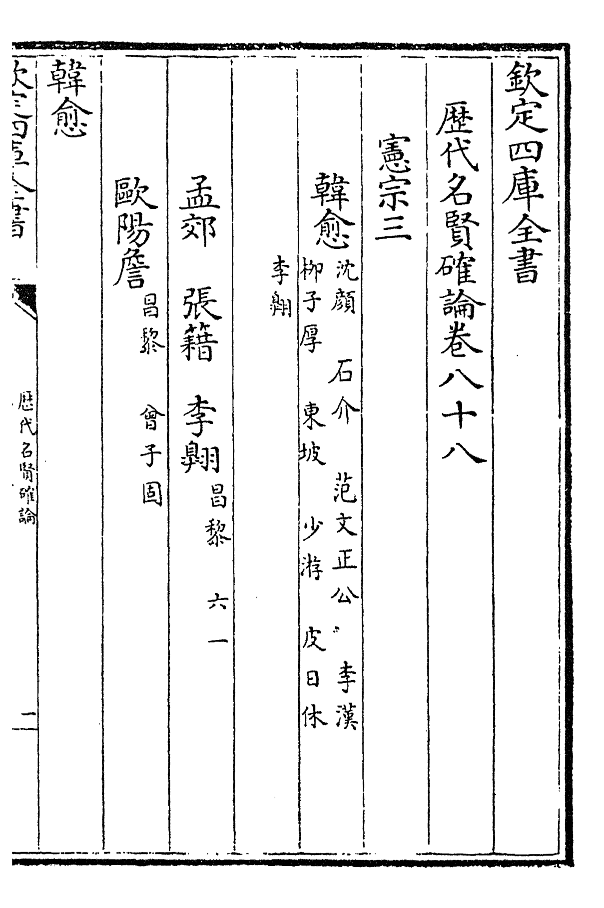
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宫體謡求取情狀離絶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劉軻

白樂天曰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

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為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為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為文故著翼論三卷豢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云云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八

憲宗三

韓愈 沈顔 石介 范文正公 李漢 柳子厚 東坡 少游 皮日休 李翺

孟郊 張籍 李翺 昌黎 六一

歐陽詹 昌黎 曾子固

韓愈

沈顔登華旨曰嘗讀李肇國史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絶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絶遺書為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諭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耶葢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趨榮貪位者之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

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石介辨謗曰介讀青州劉槩韓吏部傳論曰憲宗迎佛骨羣臣無敢言者獨吏部言之去南荒八千里此豈利于身利于道也槩於此知吏部之功也曰潮陽之湫鰐魚為害潮人患之吏部至則投文以逐之一夕盡去鰐魚厥性暴戾無識猶感其化而去焉使吏部立巖廊輔元首施其道而化天下之暴戾無識復有如鰐魚者乎必無也鰐魚可化況於人乎槩於此

知吏部之道也曰史臣謂排釋老於道未大不知大其道者復何也槩於此知吏部之尊也曰諱辨其旨不獨為賀有激於時爾凡人怠於敦孝而亟於避諱甚無取也槩於此知吏部之孝也曰緜無德於民猶有靈於晉國宗元有德於民豈無靈於羅池者乎吏部碑之何所不可槩於此知吏部之是也曰平蔡碑非不善也信一婦人而磨之焉知實錄不類蔡碑槩於此知吏部之受誣也

范文正公曰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貞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體薄弱

李漢曰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偽皆深矣乎秦漢以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薾司

馬氏已來規範蕩析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僭竊為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歷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狀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

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柳子厚韓愈毛穎傳後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太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楂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

衆然後盡天下之竒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竒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

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又論曰退之所為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使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之遺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云云

東坡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自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揚擇焉而不精語焉

而不詳若不是他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如揚雄言老子謂之道德則有取焉爾至於搥提仁義絶滅禮樂為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起為救時反本之言為無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揚子亦目不見道此其與韓愈相去遠矣　又論曰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

篇而已余亦以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願効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又論曰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象犀天下莫不好奔走悉力爭鬬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為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

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
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
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
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
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
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
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
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

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飛潛動植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别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夫萬物是愛無差等之說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不薄其

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外國之仁也
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
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
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
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
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則是孔
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為喜怒哀樂
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

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蔽豈可謂善學者耶

又論曰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吕自嶽降而傅説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

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

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

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云云

秦少游論曰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為文故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為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為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

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奥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别白黒隂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虚美不隱惡人以為實録此叙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鈎列莊之微挾蘇張

之辯摭班固之實獵宋屈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于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

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皮日休請韓文公配享書曰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

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

憒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顔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吾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從横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躋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危然而自正夫今之

文人千百祀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一賢者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勝毛公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伏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代用其書垂於國冑並配享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得不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

已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聞乎典禮為備伏請
命有司定其配享之位則自玆已後天下以文化未
必不由夫是也

李翺祭文曰嗚呼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
壞於佛佛教混華異學魅宏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
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剥不讓儷花鬬葉顛
倒相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
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

而後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宦罔辭于難疏奏輒斥去而復還昇黜不改正言亟聞云云老眀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譔兄行下于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

孟郊張籍李翺

昌黎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

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有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

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

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晋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天將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晋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

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云云

六一論李翺文曰予始讀其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耳智者詳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

翺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諭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况迺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甞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而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嚻嚻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

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之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予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賤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

歐陽詹

昌黎曰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巳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令上初故宰相常衮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衮以文詞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衮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讌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

哀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年十九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嵗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於妻子仁於朋友義

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詹有獄不果上覲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親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

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聲名流於人人其德行信于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云云

曾子固曰韓愈作歐陽詹哀辭其序曰讀其書知其於仁孝最隆也余觀其出門懷歸等賦思曰愈之所稱豈謂此耶又觀其陶器銘駑驥詩等則悲生之志焉至棧道銘觀其鑄金蒸雲之論至珍祥論觀其反復諷諭則又知生之尤魁怪於文而其材果奇也最

後觀其明誠論卒曰知之者知之委之者知之知生於此甚自負其說三四觀之而其說皆不出於舊生卒無已見者不知生於此何其自大也則又思余舅氏吳君嘗論斥生之所謂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為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之者為非是明誠之非為長生為卿非尹喜公孫子房商君之所能至其理較然舅氏之論無疑矣此於生為一失於舅氏非其意所極也與生

材高下如何故不可知其可知者剸氏之從事於明誠可謂知所守矣不溺而趨於為長生為卿為子房之譎商君之刻薄可必也則其材亦誠卓然可畏者也惜乎死矣不得見其施之於行事而其論與其集今皆亡使其有補於生與後世者獨余知之而世不得盡知也云云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九至九十四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劉家瑛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九

穆宗

復失河北 孫之翰 范祖禹 張唐英

朋黨 范祖禹

裴度 范祖禹

張弘靖 張唐英

張平叔 東坡

敬宗

宦官劉克明弑帝 孫之翰 范祖禹

裴度 范祖禹

韋處厚 孫之翰 劉禹錫

復失河北

孫之翰論曰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常材皆不足議迹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相至十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一跋

扈之臣時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姦人皇甫鎛相逐度出鎮憲宗既逐度穆宗正得用崔植杜元穎輩矣逐賢相而任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數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復亂所謂天下安危繫於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能平定兩河然鎮之受代在蕭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之納土在元穎作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數相得之何關度事

耶答曰裴度初得幽鎮雖在植輩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致國威大振鎮州覩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棣質愛子朝夕憂懼不敢保首領鎮既懼幽自懾伏矣致國威如是非度而誰植輩相穆宗得鎮得幽乘其時爾有何施為乎亦猶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尚致天下獄訟稀少也況蕭俛文昌建消兵之議先已失策則植輩常才可知也兼不止失幽鎮魏博亦為賊臣所獲矣若憲宗既平天下深念安

危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姦人使度久於其位經制國事以固大業穆宗雖中常之主顧大勲德為輔必不至荒僻姦邪恩倖之人憚宰相剛正必不敢肆其所為藩鎮之臣懼宰相威畧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豈有事乎憲宗既已逐去賢相穆宗為君僅及中智數常才相之衆邪倖惑之朝政不修法度弛廢藩臣何所憚而不亂也長慶君相之事不足議其本憲宗失之也

范祖禹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唯不能有而并魏博失之由宰相非其才也其得之也以相其失之也以相相者治亂之所繫豈不重歟

張唐英曰穆宗時范陽節度劉總入朝請分所獻之地以幽營涿為一道請張弘靖處之瀛漢為一道盧士政主之平嬀檀為一道薛苹主之又籍軍中裨校宿將如朱克融輩薦之闕下冀朝廷擢用以激厲燕

薊之俗而宰臣崔植杜元頴無經國謀畧不從其請惟瀛漠置觀察使餘皆俾弘靖統領之又朱克融輩日詣中書求官不能得日夕丐食於人及克融隨弘靖歸鎮既怨朝廷不用又弘靖制馭無術克融遂因弘靖與王庭湊連衡為叛既詔遣將出征又每軍置中官監軍選驍勇以自衛遣羸弱以禦敵王師十五萬不能當克融等一萬皆由左右牽制所致也且憲宗任用才智宵衣旰食焦勞十數年方得河朔地及

劉總又納地歸國是賢人君子有為之時也宜用總策及任克融輩以視藩鎮然後選用英才經營天下澄世之所不能澄裁世之所不能裁而乃硜硜自固因循苟且優游歲月幸須臾之安而不為久遠計復稔天下之禍誰使然哉且克融本兇暴之餘宜以好爵羈致之若不用則當除去之奈何既不能用又不能去使其在京師則衣食不給求食於人彼豈無怨憤之心哉譬之養虎當飽其肉食剪其爪牙則無暱

人之患若使其有爪牙以自雄復餓且饑豈得不攫人而噬之哉故謂復失河朔非克融遽能為之也崔杜二相失之也所謂規規守文之士不能意外行事其二相之謂乎以此知濟天下者須英豪偉傑之才爾章句書生誰能了國家事哉　又論蕭俛段文昌獻消兵之議曰兵者威武之目聖人以是除天下之惡興天下之善其不可去之者乆矣穆宗承章武恢復之後志在偃革宰臣段文昌蕭俛因獻消兵之術

容詔天下之兵每百人限八人逃亡逃亡者入山林
藪澤聚為冦盜蜂屯蟻聚鶚飛隼搏所至村落悉遭
毒螫生民於是漸無憀矣及朱克融王廷湊之亂其
逃亡之兵多歸之朝廷議討二賊召新兵皆市井烏
合累為賊所敗而咸沮氣喪不復有師伍之勢於是
河朔之地復為賊所有噫章武以雄睿之姿中興唐
室驅駕豪英選任將帥區區然二十餘年方定兩河
之寇其勤勞宵旰固已至矣而蕭段二子謬于一言

遂復失之是時國家所費億萬之財而不得河朔斗粟尺帛可謂差之毫釐而失之千里也夫二子者必欲去冗兵省調度則三代兩漢已來固有制度在方冊可考而行若未能及此則可選其老耄疾病者俾之為農其他驍鋭勇敢熟於戰陣者自可有養以備征伐何必立為定制百人限八人逃亡若以當時禁衛言之有兵二十萬每百人限八人逃亡是天下有一萬六千人逃亡為寇矣此豈不為天下患哉其後

至宣宗已後所在寇盜充斥石順起於湖南毛約起於江南康全起於歙州至於恭定乾符之際王郢王仙芝尚君長畢鷂子全緻山一丈黑李摩雲劉漢宏李重霸之徒侵陷嶺浙騷繹青徐以至襄漢悉被其毒其中多有逃亡之兵為之聲影其禍皆胎於消兵之謀也

朋黨

范祖禹論李德裕李宗閔始為朋黨曰昔漢之黨錮

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海内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羣臣有黨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是以穆宗以後權移於下朝無公政士無公論爵賞僭濫刑罰放紛士之附會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治而惟恐其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厲名

節立廉恥以抗權邪者斯爲下矣何則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爲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爲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裴度

范祖禹論度言元稹魏弘簡姦蠹以謂朝中姦臣存則逆賊縱除無益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父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

征伐而左右前後得貞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父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内順治而外威嚴也穆宗庸昏姦諂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帥而小人沮之於内未有能克勝者也可不為深戒哉

張弘靖

張唐英論曰弘靖之師范陽也朝廷以其嘉貞之孫延賞之子三世為相委以重柄譬如取嬰兒而投之河謂其父善洄也弘靖亦以世胄之貴偃然自尊以誇耀燕俗不能與下同其甘苦復以安史之亂皆自范陽欲革其俗乃發祿山之墓用毀辱燕人復縱從事韋雍張宗厚輩酣肆夜飲呵責士為反虜嘗曰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於是其下

皆怨克融乘人心之二遂因弘靖殺韋雍張宗厚又
擊殺義士張徹皆弘靖為之也夫以狸而致鼠不可
致之是不以致之之道致之也腥致蠅而蠅畢至以
致之之道致之也且弘靖欲革燕俗則宜以仁厚革
彼凶殘宜以純約革彼奢僭宜旌忠良革彼不軌宜
執禮法革彼踰軼然後又名燕之父老百姓及三軍
之士告以朝廷恩信為善者有賞為惡者有罰其次
勸之以孝悌督之以耕戰謹身節用務寧其人而先

斵墓以求革風俗豈革之之道哉彼克融者既在部伍亦宜推赤心以置之腹中與說利害禍福曰汝能信順効忠朝廷自有爵賞他日無慮不富貴彼非木石其肯不順信哉設自顧不能則乞朝廷别除賢者以安反側而弘靖曾不慮及於此乃恣其僚屬酣酩罵辱彼焉得不相從而唱難哉然則克融非因弘靖乃弘靖自因也而尚不蒙顯戮貶守撫州穆宗真有恩於弘靖也

張平叔

東坡曰樂天作張平叔户部侍郎判度支制詞云與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人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為刻剥事見退之集樂天制詞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度其人必小人也

宦官劉克明弑帝

孫之翰論昭愍弑曰昭愍年十六即位非上智之性

不無童心然能納韋處厚忠言辨李逢吉姦黨知裴度大賢而名之復相從李程之諫輟土木之役得李德裕所奏令罷進繚綾聽裴度陳論止東都廵幸復數視朝勤於聽政以是觀之本非荒暗之主若忠賢久於輔導亦庶幾漢昭之比也但為内臣惑亂極其荒僻而崩原其事迹不止昭愍之過乃近世積習之患也何以驗之觀内臣仇士良致仕教其黨曰今日與諸君言久遠計天子莫教閒閒則讀書讀書則重

文臣重文臣則廣納規諫減罷好省游幸如此則吾輩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君但常以毬獵聲樂惑之游幸之所極奢侈盡奇技使一處盛於一處如此則天子不暇觀書不親萬機不知外事吾輩恩澤權力永無疎間觀士良之言則内臣姦巧者惑亂人主之術盡見矣内臣以此術惑之在位歲久功業之君如憲宗者不能免況沖年之君即位之初乎雖忠賢之臣輔導於外間數日一見率不過數刻接對退則窮

日夜内臣姦巧者誘惑之矣以忠賢間日數刻接對所言者多逆意之事姦巧内臣窮日夜惑亂所言者多狥欲之事在沖年之君中人之性何事為勝哉此内臣所以惑亂昭愍之甚也既至於甚沖年之性喜怒無定矣内臣又恨其怒而責罰及慮他禍乃行弑逆之謀七年之間弑逆再矣後之人君觀是事得不

懔懔

范祖禹曰周公作無逸曰在昔商王中宗享國七十

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夫人君在位之淺深享壽之多少繫其治之逸勤德之厚薄不可不知也

裴度

范祖禹論上不信李逢吉之黨毀度復以為相曰孔子言衛靈公無道而不喪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言其國猶有人

也敬宗狂童足以取亡而能不惑姦言復相裴度雖其身不免而社稷有主天下未亂由得一相故也賢人所繫豈不重哉　又論劉克明弒敬宗立絳王悟王守澄誅之立文宗以裴度攝冢宰曰裴度位為上相安危所繫君弒而不討賊君立而不豫謀宫闈有變而外庭不知惟宦者所立則奉以為君耳且二日之間而三易君主廢置皆由宦者不關宰相則安用大臣矣唐之綱紀於是大壞以度之勲德處之猶如

此而況不賢者乎

韋處厚

孫之翰論處厚乞相裴度曰韋處厚不顧李逢吉兇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舊隙而言其賢此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當昭愍即位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逢吉姦兇人也欺天子幼弱大樹朋黨専報私怨有所貶逺者百僚賀於中書以明快意其姦兇氣艷至此矣在朝之人孰敢犯之者處厚一侍臣孤

直自立任郎官日嘗為裴度因事貶官逢吉於度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權臣之威稱其所怨復不念巳之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為乃兇狂之態我公直無過何畏彼哉度嘗逐我未知我之善也河北之亂非度之才謀不能平定當天子憂憤之時度方為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所隙而不言賢哉是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夫公忠則專計國事而不為身謀至明則深辨事理之歸處厚盡是

道宜乎位至宰輔才業名德重於天下

劉禹錫曰公未為近臣巳前所著讚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畏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辨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

位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

文宗一

謀廢太子 李德裕

德裕請宗室散處方州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范祖禹

帝願處無過 東坡

宦官 范祖禹 石守道

朋黨

孫之翰　温公　張唐英

謀廢太子

李德裕論曰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宫為人所誣天子赫然大怒召宰臣及公卿大僚議於内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略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

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必言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文宗聰明睿智聞之必寤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必當易寤况一子乎是以漢高覩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玄成退讓令傅淮陽元帝聞史丹稱器人於絲竹默

然而笑皆屈已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惜哉文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德裕請宗室散處方州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范祖禹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於天下夏商天命雖改而杞宋之祀與周並傳其子孫歷千百歲不可而滅絶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寧為他人侮之惟恐同姓取之禁錮宗室甚於縲囚其國未亡而剪落枝葉以蹙其本故自魏晉以後一姓有天下遠者百

餘年近者數十年而苗裔湮滅祀莫無主由其疑忌骨肉故也有唐之後五代之際已無聞焉者其祖宗之所致歟

帝願處無過

東坡論上訪鄭公後得魏謩曰觀唐文宗覽貞觀事而思魏鄭公之後亦有意於善治矣雖然唐室凌遲未易興起非高才偉人無足以圖之而信訓注之狂謀幾隕宗社良可嘆已至於獎魏謩之極諫願處於

無過之地亦賢君之用心也

宦官

范祖禹論上語周墀以受制於家奴乃不如赧獻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文宗欲立非常之功為髙世之主發而不中危辱如此自取之也豈不可哀哉　又論上自甘露事忽忽不樂曰文宗欲除宦官之偪以清宫闈正紀綱有其志而無其才闇於知人是以取敗雖恭儉寛厚勤於庶政

以其時君較之身無過行而主威益削國命益微憤懣憂鬱至於沒世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其文宗之謂乎　又論與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不克曰文宗憤宦官之弒逆欲除其偪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乃與訓注為詭譎之計欲用甲兵於陛城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名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社稷幾亡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自古不

用君子而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石守道曰中官黨盛自天寶後迄于大和百數十年矣歷肅宗代宗德宗憲穆六世矣其根柢固矣其巢穴深矣豈可容易動揺哉故申錫謀未發而受誅李訓計未行而被害雖文宗英武亦無如之何易曰履霜堅冰至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矣防其始戒其漸姦黨不能長也文宗區區積亂之後志欲去羣邪端治本清姦人闚政道而守澄之黨

已盛矣如何哉可為歎息矣

朋黨

孫之翰辨朋黨論曰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樹私而背公欺聰明竊威福亂國政也朋黨為患如是不可不防然在辨之精爾辨若不精君子為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於國事非朋黨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此同心於私計乃朋黨也

二者混淆並進非明君曷能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為小人所勝必矣蓋君子之徒見義則果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於己取疑似之形讒之於君而君子被讒又恥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則不然見利則詭計以進巧其言曲其道復彌縫其隙用心無所不至但勝於人便於己險薄邪佞皆可為所以多勝於君子也情狀如是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

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舉直以唐之四事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朋黨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貞觀中蕭瑀謂房喬輩數大臣相黨嘗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反爾太宗謂瑀曰為人君者須駕馭英才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

時房喬輩同心國事知無不為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貳妄言喬輩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免責不惟不免其責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矣此所謂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也元和末裴度崔羣同相度以勳德羣以仁賢為天下瞻望及皇甫鎛以聚斂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為非度羣累言鎛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羣朋黨寵鎛愈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

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為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羣之大賢視鏄之邪黨如鸞凰之於蚊虻人人可見而憲宗惑之蓋方務侈樂惡忠而喜佞也觀初用度羣之意非為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謂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愍即位其相李逢吉大樹朋黨明報讎怨排裴度逐李

紳欺君冲年略無所憚賴韋處厚不顧凶險氣𤸪言度之大賢雪紳之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憫紳貶逐然不能罪逢吉之姦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朋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黨大惡之觀二李之過似均然情之輕重有異矣亦在辨之也宗閔輩元和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時李吉甫作相怒所言薄其恩命故宗閔輩憾焉後宗閔得用必排德裕及其相與者德裕得

用亦排宗閔相與者故交怨不觧其過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事忠直有補於時所歴方鎮大著政效又裴度嘗薦之作相為宗閔輩所沮而罷遂領劍南雖因監軍王踐言入言維州事文宗召德裕歸朝遂命為相本由功名用也及秉政羣邪不悅竟為姦人李訓鄭注所譖引宗閔代之宗閔未相絶無功效著聞任侍郎日結女學士宋若憲樞密楊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其出鎮也又由注訓復用

此德裕之賢與宗閔不侔矣又德裕所與者多才德之人幾乎不黨但剛彊之性好勝於人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以此不免朋黨之累然比宗閔姦人則情輕矣文宗但以德裕宗閔各有朋黨深嫉之不能辨其情之輕重明已不至矣又聽注訓所誣朝之善士多目為二李之黨而逐之此所謂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之明為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為人君者當戒之昭愍之弱

為人君者當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心焉且有臣言於君曰某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黨有何狀言者必曰相援而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欺何事害於國病於人圖於利其狀明白此朋黨無疑大則罪之小則疎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害人圖利之狀此乃誣人朋黨大則罪之小則疎之宜矣又或言者陳似是之狀未甚明白者當審其人與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讎怨乎何人以公議

進何人以權倖用何人論議有補於國何人才行有稱於時復參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與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盡是道豈有臣下朋黨之事或曰何以盡是道答曰在明與公或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與公安得至也答曰不聽左右之偏言則明矣不以悅意親之忤意疎之則公矣能戒是事明與公庶乎可至也

溫公論上謂去朋黨難曰夫君子小人不相容猶冰

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處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强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

捨不在於已威福下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蚋聚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實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羣臣之難治是

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又論黄介夫作壊唐論五篇以為壊唐者非巢温與閹豎乃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之弊也是誠得其本矣雖然介夫知其一未知其二彼盗賊之興由閹豎閹豎之横由輔相則信然矣噫輔相樹立私黨更相排壓而不能正者又誰咎哉夫朋黨之患不專在唐自古有之以堯之明共工驩兜相薦於朝舜臣堯既流共工又放驩兜除其邪黨然後四門穆

穆百工咸熙仲虺數夏之惡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
武王數商之惡曰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是則治亂之
世未嘗無朋黨堯聰明故能别白善惡而德業昌明
桀紂昏亂故不能區處是非而邦家覆亡由是言之
興亡不在朋黨而在昏明矣洪範皇極曰無偏無陂
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是以舜誅禹父而禹為舜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周公放蔡叔而封蔡仲公之至也夫宗閔德裕雖為朋黨由文宗實使之文宗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殊不知羣臣為朋黨誰之過也由是觀之壞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閔德裕不足專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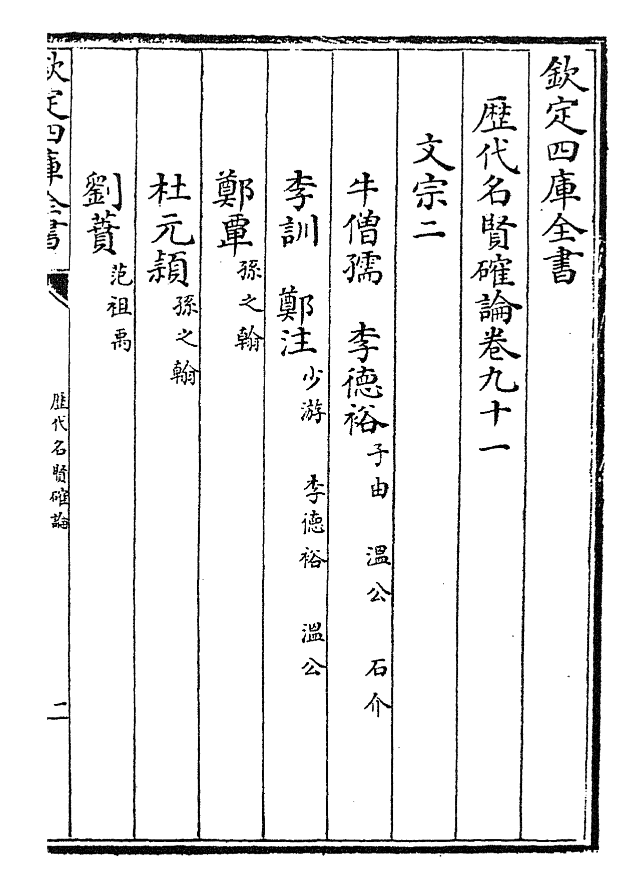
張唐英論曰文宗用李宗閔為宰相宗閔引牛僧孺同知政事盡逐去李德裕之黨及德裕再相出宗閔

以為興元節度宗閔結駙馬沈義女學士宋若憲樞密楊承和而再求輔政會中人王守澄薦李訓鄭注而德裕惡其憸巧訓注居中用事復相宗閔而出德裕是時朋黨交熾兩相傾軋紬逐朝士無有虛日文宗嘗歎曰去河北賊甚易去此黨實難嗟乎文宗於此失政刑矣夫為天下之君治亂興亡唯在擇宰相而已宰相得其人則天下受其賜宰相非其人則天下受其禍進退任用繫於君上察其賢不賢耳夫君

子小人各有朋黨以君子者為宰相則抱君子之道者皆以黨而進於朝矣以小人為宰相則懐小人之才者亦以黨而進於朝矣君子進則國體重而紀綱正小人進則國體輕而紀綱亂君人者欲知君子小人之分則察其器宇觀其議論驗其行事審其措置苟有益於國家有利於生民不私於身不貪其權使内外百官各得其職上下庶務各有其序是可任以大臣之事也苟反於此是不可任以大臣之事也今

小人之黨日夕進見交亂於左右尚不能去之而曰去河北賊甚易此徒言耳嘗謂文宗有嫉惡之志而無嫉惡之斷何以言之文宗嘗自為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此盍知小人浮艷者當路而滋蔓矣然終不能奮獨見之明剗除羣妖以彊國體徒嗚咽悒鬱於禁中此非有其志而無其斷耶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一

文宗二

牛僧孺　李德裕　子由　温公　石介

李訓　鄭注　少游　李徳裕　温公

鄭覃　孫之翰

杜元頴　孫之翰

劉蕡　范祖禹

牛僧孺　李德裕

予由論曰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慍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固不同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者各任其所長而不為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

策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劉總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為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為安而德裕以

制勝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劒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强今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為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為邊患幾終

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為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内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為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為諫官德裕固争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

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趨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是以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乾沒府錢四千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悖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蕘後皆為名卿德裕没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溫公論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決牛李是非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奸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

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是非端可見矣　又論僧孺太平無象之對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枉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

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閽寺專權脅君於内弗能逐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歛日急骨血縱横於原野杼柚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石介論曰唐文宗皇帝既承父兄奢弊之餘自踐祚

孜孜正道有意貞觀開元之治一日延英對宰相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於此乎宰相牛僧孺對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強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為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處玆地乎旬日間三上章請退悖哉僧孺之不忠也伊尹恥致其君不及

堯舜魏文公願爲臯夔夫湯與太宗又豈未有堯舜之資才邪伊尹魏文公致之遂如堯舜焉吾觀文宗夙夜勤治身復恭儉英智聰睿有聖人資僧孺若以堯舜之道輔之必爲堯舜矣若以帝皇之道語之必能行帝皇之道矣凡人臣以道事君竭已之才以致于君惟恐君不能行盡已之道竭已之才以致于君君不能行猶晝日孜孜夙夜勉勉左輔右弼庶幾行之僧孺何嘗以堯舜之道語其君文宗何嘗有聞道

而不能行者而僧孺不忠也且君可以為開元之君也則以開元之政啓之君既能為開元之政也則以貞觀之政啓之君既能為貞觀之政也則以三王之政啓之君既能行三王之政也則以五帝之道啓之君既能行五帝之道也則以三皇之道啟之然後致其君卓然在於羲軒之上躋其民沛然納乎仁壽之域此不為盛乎直指太和之間謂之太平可嗟矣夫唐自開寶已後藩臣崛强不順中官驕恣擅權文宗

承穆宗昭愍之後屐長慶寳歴之亂四海奢弊彝倫攸斁萬機曠庶政不緝當是時中官王守澄用事纎人得進幽州軍亂方逐其帥成都失守復陷于蠻而又姦黨羣行申錫遭誣興元兵亂李絳被害疾疫相繼民罹天傷水旱仍臻歲數凶歉而僧禰謂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彊家公義無壅滞不亦面欺其君歟復且怨君責成於已輙旬日三上章求退其悖亦甚矣人臣之禮

固如是乎噫其後鄭注干政李訓亂國邪謀得行狂狡並進使太和之治不及貞觀開元之太平過在僧孺也惜乎文宗有君而無臣悲矣乎

温公論楊志誠逐李載義上從僧孺謀因以志誠為節度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庶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輔弱撫服

而懲逆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責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生殺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李訓 鄭注 王涯賈餗舒元輿附

淮海李訓論曰天下無易事非其人則難於登天天下無難事得其人則易於反掌難無定勢易無常形惟其人也昔漢有諸侯彊大之患連城數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戴黄屋刺客公行景帝用鼂錯之謀始議削平之法令未及行而七國合從而起矣何其難耶逮武帝用主父偃之謀令諸侯得推恩分其子弟詔下之日人人各得所願法令不更疆場不變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其易耶以此言之則知天下

之事惟其人也愚讀唐史至甘露之事未嘗不爲文宗而歎息何則欲除累世之姦而倚一區區之李訓豈不踈哉宦官之禍深矣自德宗懲北軍之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分委宦官主之由是太阿倒持不復可取憲宗之賊歷三世而不能討天下憤焉是時故老名臣如裴度李德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臣俾之圖畫則刀鋸之賤豈難制哉何則以訓之輕躁寡謀尚能殺王守澄則知度與

德裕可以制仇士良之屬無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之訓與鄭注是以事敗謀泄害及忠良喋血觀闕之前不勝飲恨而已非事之難不知人之過也或曰注之帥鳳翔也欲因宦者送守澄之喪以鎮兵誅之訓忌其功乃先五日舉事使注不為訓所忌也庶其有濟乎愚曰不然惟其訓之事敗則唐之禍在士良使注之功成則唐之禍在注矣何則袁紹董卓崔胤朱温之事蓋嘗戍矣其禍何如哉以此見之事敗亦

受禍成亦受禍在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嘗曰舉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又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之猖獗則天下常勢亦不用臣以為德裕能不為於會昌時也則知其能為太和之時必矣

李德裕論李訓奇才曰開成初余作鎮淮甸會有朝之茂彦廉問剖符于東南者相繼而至余與之讌言皆曰聖上謂丞相鄭公覃李公固言李公石曰李訓

禀五常之性服人倫之教則不及卿等然天下奇才卿等皆不如也三丞相默然而退余曰李訓甚狂而愚曾不及於徒隸焉得謂之奇才也自古天下有常勢不可變也昔陳平之患呂宗而計無所出嘗閒居深念陸賈由户而進不之覺也賈揣知其情言曰將相和則社稷安矣因為畫策陳平乃寤由是以黄金為絳侯壽將相交歡以敗産禄近世五王之誅二張也漢陽王召大將軍李多祚謂曰將軍爵服隆貴誰

人與之曰大帝與之將軍貴產富侈誰人與之曰大帝與之將軍子弟榮禄誰人與之曰大帝與之因謂曰大帝恩乎多祚漼然泣下又曰令大帝之子深居鶴禁危若綴旒將軍豈有意乎多祚乃感激受命與之定策元載之圖魚朝恩也以崔昭尹神州俾昭日詣苑中以牢醴為朝恩饌因其北門大將軍王駕鶴等結歡共籌陰計而朝恩竟敗夫舉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李訓因守澄得幸雖

職在近密而日夕遊於禁軍出入無礙此時挾守澄之勢與天子契於魚水北軍諸將望其顧盻與日覩天顔無異若以中古喻之許以爵賞即諸將從之勢如風靡矣訓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州憲臺遊徼搏擊之吏抱關擁篲之徒以當精甲利兵亦猶霜蓬之禦烈火矣賴中人覺其變未及其亂向使訓計盡行所誅者不過侍從數百人而已其徒尚數千人與北軍協力報怨則天下横流矣何以知之昔竇武之舉事

也以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中人矯詔令張奐率
五營士與武對陣乃大呼武軍曰竇武及汝皆禁兵
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自旦至辰兵降畧盡由
是知前代已來禁軍惟畏伏中人宰臣焉得使其效
死嗟乎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
經李訓偈蹶則天下常勢亦不可用也
温公論訓注謀誅宦官不克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
皆坐腰斬親屬無問親疎皆死曰論者皆謂涯餗有

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横罹覆族之禍憤歎其寃臣獨以為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涯餗安高位餉重禄訓注小人窮姧極險力取將相涯餗與之比肩不以為恥國家危殆不以為憂偷合茍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姧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形渥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鄭覃

孫之翰論覃言開成政事曰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即漸不好頗得實楊嗣復不顧事理但謂覃譏已邀君求退意不容覃至有上累聖德之言此姦人之計也開成之初覃與李石同相賛文宗致治言論勤切文宗勵精之意亦甚聽納如内置赦書使姦吏不違恩及天下紫宸與宰臣及諸司官論事各使舉職以郭承嘏任給事中有封駮之益不令外任湖南進羡餘錢令收貯以備水旱徐州税急

害人惡使除罷王彦威進度支羨餘錢求寵給邊軍
衣賜不時黜授衛尉加李石剛直之議沮内臣仇士
良威勢不使撓亂朝權此元年二年之政事至三年
仇士良遣盜刺石文宗罷石政務使之出鎮朝廷待
將相舊禮一皆寢罷以滋士良之勢中書門下凡奏
事各挾所見動成忿競無至公同心之稱又奏改舊
制不令僕射尚書等論朝廷事文宗取後宫之言議
廢皇太子雖宰臣及憲官等論諫得以不廢然太子

尋薨於少陽院仇士良用軍中誣謀之事枉害五十餘人此三年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觀之鄭覃之言豈非得實嗣復但恨覃沮已引用李宗閔之意遂乘其言議指為瑕釁盡力排之覃與嗣復同相況居四輔之首既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覃亦自言其過嗣復不能深思極論共謀國政求其失而更之但快忿心以覃言為過至言非惟臣罪亦恐上累聖德正以讒言激主之意爾及罷覃輩獨當國政又何所施為哉

不踰年禍敗蓋自取也

杜元穎

孫之翰論曰杜元穎事憲宗為翰林學士穆宗即位自司勲員外郎加中書舍人不周歲用為宰相時議詞臣進用之速未有其比宜罄所學盡忠節以輔時治苟謀議有失但竭心於事亦可見大臣報國之節何得略無能效著聞於時已負國矣及出鎮於蜀遇昭愍沖年即位首進罨畫打毬衣五百事自後廣求

珍異翫好之具貢奉相繼用圖恩寵以至纎悉掊斂大取軍民之怨不忠無識一至於此人臣已為將相矣若守正自固為主所寵此固至榮然於將相之位又何以加若守正自固為主所疎已必無過亦不為辱至於名位亦未必失之也何乃過人君沖年專道侈欲以圖恩寵恩寵果深欲何為哉如李德裕在浙而昭愍凡有宣索再三論奏罷其貢獻此以生民為意不奉君之侈欲也以德裕之賢視元穎何等人爾

蓋元顏窺憲宗晚年及穆宗長年即位多縱侈樂厚

纖人二長君尚若此昭愍童年嗣位尤當奢逸遂專

以侈靡奉之殊不知窺時作事而不正者事極而變

則禍矣使元潁不誅斂民人專奉君欲未必不入登

三事外不失方面之任内不失尚書僕射之位矣反

以圖寵之意專務誅剝以取衆怨蠻賊乘隙大害一

方元潁坐是貶死遐裔矣後之為將相者深戒之

劉蕡

范祖禹論曰天之生斯人茍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不使之汩没而死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歛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為國之有則賢者無不得其所而民物亦無不得其所矣唐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身老巖穴不為世用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一